

沂蒙山匪首覆灭记

王涌

王成 / 著

黄河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13号

沂蒙山匪首覆灭记

王涌 王成 著

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大纬二路325号 邮编250002)

济南市建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5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7—80558—297—1/E·51 定价：3.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以翔实的历史资料，生动地叙述了沂蒙山巨匪刘黑七的覆灭经过。刘黑七有奶便是娘，他先后投靠过蒋介石、阎锡山、韩复榘和日本侵略者。刘黑七匪众横行十六省，为非作歹三十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人民群众对他们切齿痛恨，但却苦于匪患始终难绝。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罗荣桓同志的率领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挺进山东，抗日剿匪，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终将刘匪歼灭于沂蒙山区。

序

王涌、王成这部以沂蒙山为背景，反映民国初至抗日战争时期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约十七万言。我有机会得以阅读了他们的全稿。作为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继续工程中的一项有意义的创造性劳动，我以为这是应当做和值得做的。故，他们约我为这部作品写一篇序，我欣然应允了。

我想，以他们这样年轻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就很难能可贵了。一是来日方长，其创作势头不容低估；二是书中事件、史料皆来自作者深入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探寻，加之多次深入沂蒙山区，实地采访当事人、见证人，给予历史事件以本来的还原。这是很可贵的。凡此，都可看出作者社会接触面、知识面的广博和认真勤奋，这恰恰是历史小说创作所应致力之处。

看来，文坛如同舞台，老一代必然会退出去，而新一代则如浪涛推波助澜，“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他们扮演着各种角色，或挺拔俊秀，或沉着深思，成为一代有用之才。

我曾读过王涌的小说和王成的诗歌，它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强暴、驱邪恶，昭昭为举世所共见共知。而这，正是我中华民族崛起，亘数千年屹立东方和世界伟大

民族之林的例证。它同时告诉人们，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势力，无论其如何嚣张一时，也是无法逃避其灭亡命运的。众所周知，自1912年“民国”建立后，历史古老、幅员辽阔的中国，并没有步入民主科学的轨道，而陷入了军阀混战、割据称雄之中。这自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必然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沂蒙山历来山穷水恶，民生无着，时代激烈动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难以计数的危害和灾难。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走上冒险之路的无计其数。有的逐渐发达，有的填身沟壑，有的作威作福，使本已混乱的社会更加乌烟瘴气。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后，社会各种矛盾更加激化。

在此国土沦丧，民族危难之际，我八路军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创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开赴沂蒙山区，协同各地方抗日武装，开展广泛的山地游击战争，英勇打击日伪军，壮大创建抗日根据地。在敌人纠集刘黑七土匪，丧心病狂地对我抗日根据地战略中心——鲁中南沂蒙山区进行残酷“大扫荡”时，罗荣桓、徐向前、肖华、万伯龙指挥八路军部队，克服困难，机动灵活地粉碎了敌人的蚕食和“囚笼政策”，重创日本侵略军，并一举全歼祸国殃民已久的刘桂棠（黑七）万余土匪，为民除害。

作者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展示给人们的，如孙美瑶临城劫车案、阎冯蒋中原大战、刘桂棠被韩复榘大兵追剿三十九日、狼窜河北省霸县刨挖韩氏祖坟，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兵败长城，李仙洲反攻鲁南及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越过津浦路，挺进鲁南抱犊崮山区，杨勇第六八六团全歼作恶多端伪刘玉胜团，以及粉碎日寇五万余人

的九路围攻，击毙日本侵略军第六混成旅长土屋马兵少将的详细经过。王涌、王成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大量史料，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类型人物的鲜明个性。

书中反映的事件和人物，皆有史实依据，它既是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纪实文学，亦可称是一部场面较宏伟的历史创作小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艺术欣赏可读性，不悖历史本来面目，且实事求是地叙述，对研究了解沂蒙山区民俗风情都有一定的作用。至于其他，读者自有体会与所得，可以做出自己的评判，我就勿需赘言了。

王 延 梯

1991年10月于山东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夫妻结怨起纠纷 雌雄争斗比高低.....	(1)
第二章	孙美珠西集毙命 黑风口损将折兵.....	(17)
第三章	杆匪血洗孝义村 乡民奋起抗顽敌.....	(29)
第四章	特务千里绑肉票 娇妻偷情酿祸端.....	(36)
第五章	见棺木魂飞魄散 封官爵蒋系收编.....	(43)
第六章	中原大战起狼烟 刘匪逞威掀波澜.....	(47)
第七章	当军长枭雄得志 演故伎投阁倒蒋.....	(58)
第八章	张学良从中利用 刘黑七死里逃生.....	(71)
第九章	率残匪窜回山东 闹沿海黑妖兴风.....	(80)
第十章	袭老巢韩军得手 投新主改换门庭.....	(91)

第十一章	过霸县掘墓抛尸 奔塞外投冯待机……………	(101)
第十二章	刘匪蛮力破重围 汤部兵败海垞山……………	(113)
第十三章	韩复榘督军征剿 回山东疲于奔命……………	(123)
第十四章	穷途末路窜江苏 韩氏征剿又落空……………	(135)
第十五章	张自忠初战告捷 刘黑七租界逃生……………	(149)
第十六章	假抗日笑里藏刀 歼匪寇蔽山震虎……………	(158)
第十七章	筑巢穴昼夜施工 灭爪牙狭路相逢……………	(173)
第十八章	投日寇为虎作伥 反清剿众志成城……………	(183)
第十九章	袭干校机关算尽 杀爱将猛虎掏心……………	(192)
第二十章	施韬略杨勇布阵 遭歼灭匪寇丧胆……………	(200)
第二十一章	地雷阵惊天动地 八路军猛虎扑羊……………	(212)
第二十二章	神兵撒下天罗网 匪酋饮弹一命亡……………	(221)

第一章 夫妻结怨起纠纷 雌雄争斗比高低

1916年秋末。一天深夜，沿通往蒙山的崎岖山道上，人喊马嘶，行进着一伙匪徒。他们刚才奔出的山村里，一片嘈杂，浓烟夹着烈焰飞腾，火光冲天而起，哭喊声随风阵阵传来，十分凄厉。而这股匪徒却毫不理会身后发生的事情，他们推车挑担，抬架着伤员，在夜色中，沿崎岖小道向深山处继续行进。山谷间的死寂，被行进的人马打破，惊起了栖身于树林中的鸟儿，扑楞楞地拍打着翅膀，朝远山飞去。

这支星夜赶往蒙山深处的杆匪，大都是缺乏正规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有的背着马冲子、鬼头刀，有的在拦腰扎着的宽腰带里，别一把用红绸布包裹起来的手枪，但这是木头做的假玩艺儿，吓唬人的。摸黑行进中，不知谁撞了谁，只听一阵阵粗野的叫骂声，在山谷间传出老远。

蒙山，系沂蒙山区诸山之冠，纵横东西，绵亘达几百华里，连接费县、平邑、蒙阴、沂南四县境地。群峰耸峙，蒙山龟蒙顶巍峨挺拔其间，甚是险峻。杆匪借此天险为屏障固守，可延伸四周百余里内外活动。由于他们熟悉路径，进剿官军想要肃清是很难办到的。杆匪经济实力差，子弹来源贵，须用重价，通过安清帮道徒从德国洋行买来。盒子枪子弹十元一排，步枪子弹也得五角一粒。所以，杆匪最怕官军跟踪猛追。如连续作战，土匪的子弹会越打越少，没有补充

弹药的机会和时间。

往龟蒙顶方向行进的这支杆子，在漆黑的夜色中，越过深谷与悬崖峭壁，来到了一个人迹很难到达的山顶破庙前。山顶，筑着一道石砌的寨墙，四周散落着数十个深且长的天然溶岩山洞，拱卫着山寨居中的破庙。庙前檐下廊柱上，悬挂两个斗大的灯笼。灯笼上赫然书写着大大的“仁”、“义”二字。巡查站岗的杆匪，把守着通往山寨的鸟道，易守难攻。

这路人马来到山寨前的开阔地后，一个个经过长途跋涉，累得直喘粗气，就近分散开来歇息。他们有的清点这次下山所得，花花绿绿的包袱里，塞满了抢来的东西；有的围成堆儿，七手八脚地烧鲜花生吃；还有的掀倒一只羊，就手拔出自己腿上的匕首，熟练地剥皮、割肉，挑到火边烧烤，血滴滴哒哒地掉入火堆，发出嘶嘶啦啦的声响。膻味带着血腥味儿，飘荡在山间峡谷。

在这些杆匪中间，混杂着不少年轻的女匪。其中，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带领几名干练的男女杆匪，沿山寨巡查一遍后，才走回到破庙前。

这时，庙旁边的侧殿里，走出一个方头黑脸的矮胖小子。见到这个中年妇女，他欣喜若狂地喊道：“娘！娘！你回来啦。”那中年妇女闻听，精神马上一振，紧锁的眉头立时舒展开来。这个侧殿内出来的矮胖小子，是她的宝贝儿子刘桂棠。也就是后来成了沂蒙匪首的刘黑七。因他在众多土匪头目中排行老七，且又长得黑，故有刘黑七之称。

自小，刘黑七就胆大妄为。到十一二岁时，家境已大不如从前。母亲孙玉璇和父亲刘湘云，眼见生计无着，陷入贫

困地步，只得忍痛割爱，让他去给本村大地主孙安常放羊。

这孙安常，是费县地面远近闻名的恶霸地主，又是南铜泉村红枪会首领，与当地土豪劣绅、土匪、民团勾结甚密，势力很大，谁也招惹不起。他家中骡马成群，占有良田四十顷。平日，孙安常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拖来就拜堂作老婆。四周乡邻，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刘桂棠天天上山，给他家放羊，受尽孙安常的毒打辱骂。沂蒙山路，崎岖险恶，羊肠小道碎石磷峋。刘桂棠每天赤脚赶羊上山，都如履针毡，但又不敢对孙安常叫苦，就咬牙硬挺着，度日苦挨。

这样，倒使刘桂棠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放羊本事。不仅善攀悬崖登绝壁，放羊时，还能不用鞭而就近地上抄起石头，飞石中的，指哪打那，百发百中，绝无虚发失手之时。天长日久，这绝招成了刘桂棠的防身本领，十几人赤手空拳，休想近得他身边。

刘桂棠忍气吞声，干到第八个年头上。一天，他突发奇想，要试试穿鞋上山放羊是个啥滋味。但惧于孙安常性情暴戾，刻薄寡恩，不敢找他提这个要求。怎么办？刘桂棠个性倔强，是个贼大胆，他转托人，恳求孙安常赏一双破鞋穿，好上山放羊。孙安常不听便罢，一听，冷笑着对来说：

“他是什么东西？天生的穷骨头，挨饿的命。不识抬举！现在才叫他吃了几顿饱饭，就事多了。去，把他给我叫来。”

刘桂棠刚来到孙安常跟前，孙即暴跳如雷，骂不绝口：

“穷小子不能吃三天饱饭，一旦吃饱了，就撑得不知说什么

好了。我问你，没给老子放羊前，你怎么能天天上山呢？今天给老子放羊，没有鞋就不能上山了。滚，滚，你给我滚！”

刘桂棠正值血气方刚，他气得牙根生疼，扭头就走。

他母亲孙玉璇，出身于当地较富裕的家庭，曾入私塾读过几年书。到了二十岁上，家中做主，把孙玉璇嫁给了南泉村卖馍馍的刘湘云。当时，馍馍刘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做馍馍的两间破屋。刘湘云全指望卖馍馍赚钱维持生活。

即使如此，孙玉璇也无嫌弃之意。嫁给馍馍刘后，两人敲锣卖糖，夫唱妇和，相互间倒也称得上和睦。世道昏暗，兵荒马乱。刘桂棠这一赌气，摔手回到家。刘家仅靠卖馍馍挣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闹得捉襟见肘，生活拮据起来。

哪曾想，孙安常并不就此善罢甘休！

时隔不久的一天傍晚，刘湘云出外卖馍馍，在往回走的路上，被匪首吴臭绑了肉票。

孙玉璇和儿子刘桂棠知道事出有因，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吴臭催票给孙玉璇，言定期三天，不赎即行撕票。孙玉璇知道，杆匪心狠手毒，残忍成性，岂敢怠慢半分？只得变卖为数不多的家产，凑够钱后，送给吴臭赎人，领回了吃尽苦头的刘湘云。

刘湘云人虽赎回，但家里一贫如洗，无立锥之地。刘湘云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一场。孙玉璇意识到一家三口到了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地步。别看孙玉璇是女流之辈，但心胸宽大。她心里琢磨道：我辈既为人俎上之鱼肉，忍气吞声，倒不如揭竿而起，杀富济贫，痛快淋漓。刘湘云一口恶气出

不了，难平心中之恨，况且，他也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早就曾有痛快一时算一时的念头。听妻子说的有理，一拍即合。

夫妻俩暗地联络党羽几十人后，啸聚山林。他们仗手中大刀、长矛、马冲子，和为数不多的老套筒、一响毛瑟、火十响、五眼钢枪等兵器，霸一方天地，落草为寇了。

孙玉璇识文通墨，聪颖无比，凡事颇有谋略胆识。这些年来，刘湘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加被逼得走投无路，变得敢作敢为。因他过去是卖馍馍的出身，各路杆首也就称其“馍馍刘”了。

刚落草时，馍馍刘对孙玉璇的话，言听计从。他们这杆人马，以杀富济贫的名义，打家劫舍，赢得了沂蒙山一带百姓的信赖。许多走投无路的人，闻其杆仁义素著，纷纷投奔他们麾下效力。如此以来，他们的势力扩大发展起来，人强马壮。天长日久，馍馍刘渐起歹心，身上沾染不少亡命之徒的恶习，经常背着孙玉璇下山，吃喝嫖赌，烧杀奸淫，残害无辜，弄得天怒人怨。孙玉璇知道后，苦苦劝说，馍馍刘都充耳不闻，破口大骂。夫妻间的感情，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几年后，馍馍刘的人马不断扩充，数股小杆匪被他伙并集中。他洋洋自得，纵横沂蒙山一带，东抢西掠，危害四方，成为势力很大的匪首。为了利用他，北京政府任命的山东督军张树元，用重金美女，收买招安了馍馍刘所部。孙玉璇坚意不肯接受招抚，她认为其中有诈，苦苦劝告丈夫，不要听信张树元的鬼话。但是，馍馍刘心坚似铁，决不回头，认为孙玉璇是绊脚石，并要另娶压寨夫人。

秋天的夜晚，月色朦胧，山寨呈现一派静谧。不久，阴云密布，遮盖住了满天星辰，四周漆黑。孙玉璇合衣躺在床上。夜不安眠之际，隐约听到外面有一种异常的声响。她一个翻身，从床上蹦了下来。从虚掩着的门缝里，她向外看去，只见馍馍刘指挥杆匪，向孙玉璇及其卫队住处包围过来。

孙玉璇气得浑身颤抖，目眦欲裂，冷笑道：

“哼，老娘候着你龟孙子哩！”

她“嗖”地从腰间拔出盒子枪。就在这眨眼的功夫，两个女护卫动作敏捷，蹿跳到孙玉璇的跟前，一左一右，四支盒子枪护卫住她。

这两个女护卫，对孙玉璇可谓忠心耿耿，枪林弹雨不离她半步，故得孙的倚重。她俩正值如花似玉的好年华，有十八九岁。左边稳重老练的名叫春梅，腿长脚大，体格健壮，黑黝黝的脸上，生就一对圆溜溜的眼睛，端庄美丽，灵气逼人，黑发梳成一条长辮，垂在脑后。右边聪颖伶俐的是秋红，她容貌端丽，明眸闪烁，眼睛上挑，黑头发茂盛的出奇，乌黑油亮，奇挺的鼻子和嘴唇的轮廓，周正而纤秀，腮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儿，如雨后的野玫瑰，透露着青春的俏丽。她们的身上，穿着蓝地白花粗布夹袄，下穿宽肥黑裤，足登一脚踢死牛的千层底布鞋，手拎两支大肚闷机盒子枪，带有八面的威风，杀气腾腾。因她俩是孙玉璇的干女儿，又是孙的得力臂膀，如母女一体，形同身影，寸步不离。

孙玉璇的亲信，知道她得罪了馍馍刘，谁也不敢怠慢，晚上睡觉，也个个枪不离手，以防不测。听到春梅学得画眉鸟叫后，他们立即从左右厢房里冲出来，与馍馍刘的人战至一处。

孙玉璇领着儿子刘桂棠，跨出房门，接过递来的马缰绳，纵身上马，高声命令道：“跟我往外冲！”言犹未尽，她两腿一夹马肚子，向外冲去。刘桂棠拍马随后紧跟。他们的人马，皆系本乡本族，可称为子弟兵。虽面临灭顶之灾，但个个奋力拼杀。否则，谁都甭想出水^①。几十人枪好马快，勇猛强悍，似离弦的箭一般，左杀右突，所向披靡，直逼得馍馍刘的人马节节败退。杀得一片尸陈狼藉之后，冲出了包围，沿通往山下的羊肠小道，疾奔而去。

孙玉璇和儿子刘桂棠，率残部逃出馍馍刘的重重包围，几经周折后，这才占据蒙山深处一个天险去处立足。孙玉璇悲痛至极，指天发誓，要报此仇。她招兵买马，抓紧训练，并要刘桂棠去临城国术馆，请来青红帮弟子传授武功。

队伍的发展，给了孙玉璇一些安慰。但是，对馍馍刘的仇恨，却未曾削减，时刻积压在心头，念念不忘报仇雪耻。这次下山，孙玉璇选拔一批有“苦”^②的精悍土匪，偷袭了馍馍刘的宿营地，打了他个措手不及，人仰马翻。虽说缴获不少财物和武器，但也为馍馍刘不在，未能将其活捉或击毙而沮丧懊恼。

刘桂棠跟随母亲，经过无数次厮杀恶战，已变得心狠手黑，杀人不眨眼。对这种东征西伐的生活，他习以为常。战火炼就了刘桂棠的野性和蛮横不怕死的胆量。孙玉璇大喜过望，索性将杆中事宜，一并交由他来处处理，自己出谋划策辅佐之。

①沂蒙山土匪之江湖术语，即“逃跑”的意思。

②沂蒙山一带土匪称胆为“苦”。

刘桂棠颇有心机，很了解母亲的心事，也很孝顺母亲。他知道，馍馍刘一向有些谋略和小聪明，绝不会甘心吃哑巴亏。自己与母亲曾数次陷入他设置的埋伏，几乎搭进性命。不出这口恶气，何谈立足绿林江湖之中？因此，刘桂棠从不认馍馍刘是他父亲，却时刻想帮助母亲除掉这心腹之患。孙玉璇呢，自和丈夫反目为仇，分道扬镳之后，她心灰意冷，彻底失望之余，非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但他们也知道馍馍刘绝非等闲之辈，已成为沂蒙山远近闻名的匪首。平日，他经常与峰、滕、蒙、费山区各股匪首，勾结在一起，一同绑架勒索，无恶不作。如今死人丢枪，肯定招得同道上的杆匪耻笑，说他无能，连自家女人都“管”不住。馍馍刘性情刚烈，脾气很邪。他准会气得咬牙切齿，必将约集其他杆首，合力偷袭山寨，出这口胸中恶气。故孙玉璇小心提防，嘱咐儿子刘桂棠，率手下加强戒备，免得疏于防范，给馍馍刘以可乘之机。

刘桂棠带人进入蒙山深处，选择一个偏僻的深山老林，离村子又很远的地方驻扎下来。这里的地名很怪，诸如叫蛤蟆洞、老猫洞、母猪窝什么的。是些终年无人到达的地方，没有路径可通，非常隐蔽，与山下鸡犬都不相闻。

几户人家，仅为了求得太平日子，居住于此。耕种祖宗开垦遗留的几段梯田，看守山果树林。由于飞沙流土，他们因地制宜，筑石垒坎。山坡地种些扁豆、瓜果，自给自足，倒也摘食不尽。另外，再用心饲养些山蜂和鸡，终生不必踏进县城一步，仅到山下集市，用鸡蛋换取些必需的盐和针线，就足以维持生活了。

刘桂棠娘儿俩和手下人马暂栖身于此，休养生息，稳定

军心。几经激战，刘桂棠、孙玉璇弹药奇缺，又一时无钱购买。每人子弹袋内，只得装填秫秸杆，假装子弹，真子弹不过十粒八粒，仅用来保命而已。过去，遇到敌手还敢抵抗，现在倒好，未见面就先逃。娘俩为此伤透了脑筋，派夏兴德、苏四等得力助手，下山筹办粮草、武器和药品，自己则把精力，主要用在扩充人马方面，欲与馍馍刘分庭抗礼，一争高低。

由于孙玉璇坚持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做法，一些被逼无奈的穷苦百姓，看她为人仗义，纷纷前来投奔。这样，声势越来越大，很快发展到七八百人规模。

刘桂棠心里十分明白，直接的威胁，来自抛弃他们娘儿俩的馍馍刘。若靠自己这支人马，势单力薄，即使真打馍馍刘，也恐怕孤掌难鸣。他建议母亲孙玉璇，和鲁南抱犊崮的孙美珠、孙美瑶兄弟，临沂的刘玉珍，珠山的尹士贵，取得联系，并把馍馍刘出任剿匪副总指挥，充当北洋官军鹰犬的消息告诉他们，引起他们的反感。借几股杆匪之手，合力铲除馍馍刘。众杆首虽各怀鬼胎，却都有乘机扩大地盘势力的念头，就答应下来，决心一起消灭馍馍刘。

为共商除掉馍馍刘大计，杆首们约定，在抱犊崮会面。孙玉璇、刘桂棠把山寨之事，一并托付给春梅、秋红掌管，他们带领夏兴德、夏子明、苏四等人，前去会面。

一行几人，快马加鞭，来到势极险峻的抱犊崮下。放哨的杆匪，急忙报信给寨内。孙美珠、孙美瑶、刘玉珍、尹士贵等匪首，来到山寨隘口处迎接。一阵寒暄过后，大家一齐步入抱犊崮山顶中间的石庙。

石庙内，酒宴早已摆好。众匪首分宾主入座。孙美珠兄